

新媳婦

• 集事故人工 •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

新 媳 婦

• 集事故人工 •



新 媳 婦

• 編 者 •

編 者

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

印 行 者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 京 總 布 局 同 冊 號

一 九 五 〇 年 二 月 初 版

1-5,000

目 錄

老白的日記	1
張起貴的報功單是怎樣交到的	6
我抓住一個逃稅的	10
我是個平常人	13
許我作個會員吧	17
再也不犯這樣的錯了	21
趙九毛帶徒弟	23
鼻工匠	26
老輩學文化	31

吹鬻體眼行不通	· · · · ·	壹
小李的『病』好了	· · · · ·	天
『五字真言』害苦人	· · · · ·	四
被人騙了又騙人	· · · · ·	四
新媳婦	· · · · ·	四
結婚	· · · · ·	四
說服了老婆	· · · · ·	五
家庭檢討會	· · · · ·	伍

老白的日記

四月五日

我正預備去下兩點的班，大夥兒却推舉我去做慰問開灑弟兄的代表。我老早便想到這件事，不管唐山事件交涉到了什麼程度，我們都應該去看看受傷的弟兄才對呀！這回我無論如何都得負起這個責任來，何況大夥都要我去呢。我於是趕緊地坐上了手搖車，也來不及修飾一下我的那套老行裝，就匆匆地爬上了到北平的火車。好僥倖呀！差一點兒就沒趕上了；當我到達市總工會時，慰問團正要出發了，他們一看到我這個煤黑子像，便不約而同的嚷了起來：『門頭溝的代表來了，快上車吧！』不到一刻鐘，汽車就開到了前門車站，當我剛走進車廂時，七十兵工廠的一位代表，就很親熱地問我：『吃飯沒有？』而且，不等我回話，就

從乾糧袋裏，拿出了一塊烙餅，誠心誠意的塞進我的手裏，我當時想：『到底是
一家人呵！』車到唐山的時候，已經是深夜兩點多了，當我們叫開唐山工會的大
門，那邊工會主任馬上就出來接待我們，爲我們佈置好了十分潔淨的床舖，我看
到那白白的褥子，和紅色的被蓋，我實在不敢睡下去；我還是穿着下窖的那套滿
是煤灰的大衣，烏黑的手和臉孔，要是睡他一晚的話，那被蓋就要改色了。我不
能這樣做。我於是把被蓋捲了起來，仍然沿用我一貫的老睡法，將大衣一脫，往
胸上一披，就睡倒了。

四月六日

今天早晨，天津的慰問代表也趕來了，大家都非常高興。喂，工人兄弟碰
頭了！在這時，北平市厚生火柴工廠的兩位代表，也趕到了。我們一齊在唐山總
工會用早餐，他們一發覺我是回教徒時，即刻就領我離席，到另外一家回回館子
裏去用飯，我真是感激極了。共產黨是如何地尊重各個不同的風俗習慣呵！我幾
乎感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。從前，誰會對我們窮人講什麼風俗習慣呢。你如果說
你不吃豬肉，他還會罵你一套『裝蒜』呢！

下午兩點，在開灤礦俱樂部開了一個慰問大會，輕傷的工人弟兄也到了場，首先大家唱『團結就是力量』的歌子，情形很是熱烈，當輪到要我講話的時候，我想了一想說：『不用說，這回唐山的事件，完全要資方負責。現在他們已接受了我們的四個要求。這一回可就算了，不過以後可決不能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把我們工人階級當牛馬，不值一文的糟蹋，資本家只顧撈一把算一把的挖煤，不顧我們工人死活，一死傷就是上百人，這可絕對不行，工人是親兄弟，我們要團結起來！……』說完，大家都非常注視我，我想：『我是說得很對的。』

開完會以後，我們便一同去慰問躺在病床上的重傷弟兄，我一眼看到那重傷的劉鳳閣兄弟，在病床上顫顫的爬起來時，我的心便痛苦起來。他和我一樣的長着滿嘴的鬍子，這樣老了，又受了重傷，我看着他不禁地哭出聲來；我流着老淚，他也流着老淚，我們抱頭痛哭了一場。我幾乎不敢再下去。當我聽到有一位工友，在病床焦急地用自己的手指，抓破了胸皮，我十分氣憤起來，我對大夫說：『你們是受知識的人，懂文明，我們工人掛了彩，沒好藥醫，也得用幾句好言好語慰貼他；你看，還有人自己急得抓破胸呀！』我們出來以後，唐山市長

李一夫，請我們代表吃飯，他一看到我就拉住我的手，好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。

四月七日

早上，我們集合到小廣東路死難工人關鶴鳴家中去慰問，關大嫂抱着小孩出來迎接我們，資本家就以爲我們工人階級，是永遠也不會有妻子兒女的；現在，我看到這些孤兒寡婦，將怎麼辦呢？我安慰關大嫂不要愁，好好帶着小孩子，實在有什麼困難的事，你寫信到門頭溝來，我們一聽到信息，就會來幫助你的。九點鐘，我們下井去看了一下出事的地方，井下的工友們鼓掌歡迎我們，並且在罐籠中特別安置了一塊木板，給我們坐下，這是如何細心的關照我們呵。起火的地點，已經封好了，出哈拉氣（毒氣）的地點，還有些裂縫沒有封好，兩個煤司，用一隻黃鳥探路領着我們走，這就是我們近百個工人兄弟死傷的地方呀，我是不會忘記的；而且，我得把這情形回去告訴我們門頭溝的夥伴們。一直到下午一點才出井口。晚上，我們平津代表們開了一個聯歡會，我把門頭溝煤礦取消包工權改成生產班，發動生產比賽的事，說了一些給大家聽，大夥都非常注意地看着

我。

四月八日

早上六點鐘，我們全體代表們便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，我們已經結束慰問，準備回家去了。唐山的工人兄弟，真够誠摯的，他們在冒雨來歡送我們，打着小旗；並且，送來了許多點心、烟捲等，我們每一個代表的胸前，還給掛上了一朵鮮花呢！在十二點左右，車便到了天津，天津總工會的同志，一定要我們去會上憩一憩，這回可使我樂極了，我已經償了我幾十年所想的志願了，當我坐在这个洋樓（工會）的氣椅（沙發）上時，我想起了二十幾年前的舊事啦！那時我還在這洋樓下面拉着車，我也曾夢想過，什麼時候能有運氣，碰上一下這洋樓上的氣椅呢？見鬼，我這一輩子是休想過這樣的日子了，可是今天我已實在的爬上了這個洋樓，坐在氣椅上，做起貴客來啦。這是誰給我的好處呀！除了共產黨領導咱們鬧革命以外，誰能給咱呢！下午，他們又用汽車把我們送上火車，到北平已經是四點多。代表們都分散回去了。我跑到朝陽門外的胞妹家中宿了一夜。這是國民黨土匪，留給我最後的一個親人啊！

張起貴的報功單是怎樣交到的？

我看見了這封信後，心裏說：「陵川又出了戰鬥英雄啦！真棒！」看完，我就把信分到二區郵袋裏了。

陵川縣二區相村
張起貴家下收
內報功單
二野

隔了三天，這封信退回來了，信皮上批着：「本區並無此村」。這一下我可有些奇怪了：這不明明是寫的第二區相村嗎？難道是把區數寫錯了……正有些納悶，常起富同志說：「查查地圖吧。」我細細查了兩遍地圖，地圖上沒有相村，只七區有一個相池村，大家研究了一陣，都說：「可能就是相池村吧！」於是又把這信發往七區去投遞。

又過了三天，這封信仍然回來了，信皮已經磨得不像樣子。

這怎麼辦呢？我真沒有主意了，就去找老常商量。

我說：「實在無法投遞了，我就退回去吧！」

老常说：「不好！」

我說：「不好又怎麼辦呢？」

老常在這封信上指了指說：「咱們真是沒有辦法嗎？」

我看他那付嚴肅的臉孔，心裏着實有些嘀咕，再說，我又不是沒有負責，於

是我就頂了他一句：「你有辦法你想去吧！」

「我倒沒有什麼具體辦法，」老常说：「不過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做够，沒有盡到我們的責任。」

老常這話真叫我火了，我不能不和他辯駁幾句：「還要怎樣才算够呢？我們一次兩次找，翻地圖，地圖都翻爛了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哇！」

老常從他抽屜裏取了一封信出來遞給我，說：「同志你看看七區的郵工同志是怎樣工作的吧！」

我把七區鄉郵來的信揭開看，裏面是寫他們投遞張起貴報功單的經過。信上說：『陵川局同志：你們發到七區來這封交相池村的信，當天就由差工吳印發同志帶到相池村去，可是相池村沒有張起貴這人，吳印發挨家挨戶都問了，都說沒有，但是老鄉們知道這是一封報功單，却都肯來出主意。老鄉們說：「許是張其瑞吧，可是張其瑞本人在家，他家也沒人參軍。」又有人說：「不定是向家上村吧，那裏姓張的多。」吳印發同志想：向家上村姓張的是多，可以去向家上村去打聽一下吧。可信上分明寫的交相池村嘛，相池村交不到，乾脆拉倒吧！但是這是不對的，因為這報功單的事大！戰士家中一定非常盼望……他想來想去還是決心去向家上村。他在向家上村轉了一上午，在那裏也找不着，才回區上來，在路上不幸又遇了急雨，吳同志把報功單揣在懷裏，可是雨太大了，信被打濕了、信皮磨壞了就是這原故，請原諒，敬禮。七區鄉郵上。』

我看了這封信，心裏起了一個感想：吳印發同志是盡了最大努力的，我呢？……

到了晚上，我還在想這問題，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？睡在床上我也睡不着，

翻騰了半夜。到天亮時，我突然想起，不如到縣府民政科去問問，看本縣究竟有這人沒有？於是不等吃飯我就去縣府民政科，一問，有這人，是二區楊村。

『可是爲什麼寫成相村呢？』我問科長。

科長說：『我肯定是這個楊字寫的簡筆字，右半邊只寫了上半截，所以乍一看，就像個相字了。』

我同意科長這個意見，就把信又發到二區楊村去。

過兩天二區鄉郵來人說：信交到了，張起貴的娘還到郵局去感謝過的咧！

這個事情過了以後，我才真正感到：盡量想法，多多研究才是人民郵工應有的態度。

（張啓明）

我抓住一個逃稅的

七月二十二日，從上海開天津的列車到站了。客人們一串串的從列車門裏走出來，我們這些裝卸工人都在月台上等着幫客人扛東西。一個穿西服襯衣的把我叫住：

『喂！這東西給我扛出站去。』

我把這東西扛起來，覺得沉甸甸的，大約有七十來斤，我想：一定是貨物，不是普通行李。於是我就扛着向稅卡上走，剛走了兩步，這客人就很嚴厲的命令我：『往這邊走！』

我問：『往那邊走？』

他說：『打票房旁邊繞出去。』

他說到這裏，我就打量到他是什麼意思了，所以我就說：『是貨物都得先過稅卡。』說完我提起脚步又要走。

『你放下來！』他又大聲的命令我。

我放下了這包東西，口不說，心裏却想：看你怎麼着，反正現在的車站是人民的車站了，人民定的規矩是誰也不能違反的，你想瞞關漏稅，我是決不答應的。

這客人等我把東西放下，就掏出一捲鈔票，數了一千元遞給我。

我說：『這是幹嗎？』

『給你喝酒去。』

我說：『我不做這些事。』

他說：『你嫌少麼？』說了他又找補了幾百元出來。

正在這時，他後邊一個人也湊上來說話。看勢，他們是一夥的，這人說：『讓你拿，你就拿吧，鈔票又不會砸手！』

我覺得這話對我簡直是侮辱，他還拿我當過去的碼頭工人看，妄想拿錢收買

我，這真使我氣極了，我恨不得揍他兩下，但是我還是忍了氣，跟他好好地說：『對不起，錢我不要，稅卡你得去。』

這客人看我態度強硬，就要起流氓來：『我不去你又怎樣？』說着就自己去搬。

我看他這樣發急，暗想：他這包東西，可能是違禁物，就更堅決的非把他和東西一齊交給卡子不可。這時，站上恰好有一個同志走過來了，我把這個事告訴了他。但那客人却還抵賴：說他沒有偷稅的意思。站上的同志說：『這不要緊，我給你們打個電話回家，你還是到卡上去一趟，看看是什麼東西好。』他說完了，這客人才無可奈何的說：『好吧，到卡上就到卡上吧！』

到了卡上，他就坦白的說了這是一捆玻璃紙。

他照章上完了稅以後，仍舊由我給他扛出了站。

(黎明)